

暮色下的悲歌

· 田定忠 ·

因寫作之故，經常流連於新竹市「黑蝙蝠文物陳列館」尋找寫作題材及靈感，從展廳看板中得知上個世紀的五〇年代，國府曾經爲了滯留在泰緬邊界山區的反共游擊隊執行過「紅寶石計畫」，但卻不見詳細資料。

我認爲遠征異域的任務當中必有動人心弦的故事，然翻遍軍史書籍卻不見相關報導。經由臉書社團交流及原三十四隊領航官何祚明老師的幫助，尋得了移民美國的空军三八三一部隊官兵後人，包括了在泰緬邊境失事的PB4Y「〇一九」號機機長梁棟烈士的公子梁文英先生，及副駕駛陳震澤烈士的乾女兒李翹女士（黑蝙蝠李德風教官之女），透過他們的協助，始知一段已被國人遺忘的悲壯故事。故事發生在民國五十年的春節，距今正好一甲子。當年空军三八三一部隊執行「黑旗計畫」，PB4Y「〇二九」號機組奉命載運物資空投孤軍卻命喪泰緬異域的經過，在任務敏感及軍事機密大帽子的扣壓下，家屬一直無法得知詳情及迎回先人骨骸，甚至忠骸流落何方亦不得而知。

六十年來，梁文英先生不斷蒐集美國及緬甸軍方有關該事件的報導，想從片斷報告中尋找父親魂斷泰緬山區的經過，在蛛絲馬跡的資料中得知PB4Y機墜毀的詳細地點後，於民國一〇八年由美國遠赴泰國清萊山區，試圖尋找父親及機組人員的骨骸。

當年任務機墜毀的山腰一片荒煙蔓草，如今已被農民闢爲良田果園，經過六十年的歲月更迭，山野已不見PB4Y機的大型殘骸，但藉由金屬探測器仍在地表下尋獲不少機骸碎片，儘管尋得飛機殘骸，卻仍無法得知先人骨骸流落何處，讓梁文英先生不勝唏噓抱憾而返。

PB4Y「〇一九」號機組人員及其家屬的境遇，讓我再次想起了黑蝙蝠傳定昌烈士的外孫胡又天先生「赤空凝碧血」的詩句：

那風雨飄搖的新竹風城
迴盪著前一夜的隆隆機聲
那歷盡風霜的空軍眷村
哭訴著再不回的失事良人
嘆只嘆那風雲的變化
把多少生靈悉付戰爭

泣別以往乘風的容顏
孤兒寡母徬徨離去另覓生存

那高空的風流總無情莫測

翻覆著下界的雲雨微塵

那鐵血勳章的風光背後

是斑駁不可睹的民族傷痕

爲只爲那鋒面的膠著

讓多少生命作了犧牲

何等悲謬隨風的忠貞

菁英隊伍繼續無悔賣命外人

那滄桑的風景他總在變更

幻化著多少人事恩怨浮沉

那歸葬異鄉的風骨灰塵

又當得多少銘文幾首輓歌

問只問那風中的蒼生

有多少能夠超越此身

像那幾度臨風的側影

將起飛時那麼蕭瑟而又堅忍

民國三十八年國軍在內戰中失利退守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僅剩雲南省尚未淪陷，中央派第八軍軍長李彌和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協防雲南，但十二月九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向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輸誠，二十萬共軍入滇，國軍遭共軍圍剿追擊，第八軍二三七師七〇九團李國輝部隊和第二十六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譚忠部隊，約兩千多人突圍後輾轉流落到泰緬寮交界的撣邦野人山山區，成

為身陷異鄉的孤軍，這是孤軍最早的起源。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為紓解朝鮮半島上的軍事壓力，欲吸收身陷泰緬寮地區的國軍游擊隊成為牽制共軍的一環，杜魯門總統於是通過「白紙方案」(Operation Paper)軍援孤軍。民國四十年二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經由曼谷「東南亞國防用品公司」(Overseas Southeast Asia Supply Corporation, SEA Supply)提供武器，由陳納德的民航空運公司利用C-46、C-47機以空投方式拋下補給品，後來使用被孤軍控制的撣邦猛撒機場空運物資給孤軍。而此時，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國防部也一直與孤軍保持著聯繫。

韓戰結束後，美國不願意國府直接介入中南半島的事務，此時中共扶植的緬共開始在緬甸撣邦山區活動，並以孤軍為鑒戰對象相互爭奪地盤。而孤軍游擊隊此時人數已近一萬五千人，逐漸於撣邦地區立足，對緬甸構成了威脅，在緬甸政府的抗議下，美國中斷對孤軍的補給。

民國四十二年中美泰緬召開「四國會議」，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將游擊隊撤回臺灣，國府迫於壓力執行撤軍任務，但仍有為數近六千的游擊

隊員拒絕撤離。

國府雖然宣稱滯留的游擊隊不再與中華民國政府有關，但基於反共鬥爭的戰略考量，於四國會議風頭過後，便又與游擊隊恢復秘密聯繫，並將孤軍編成為「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下轄第一至第五軍。如此一來，解決這支編制部隊的補給便成了國府重要和緊迫的問題，而唯一的辦法就是採空中滲透方式執行運補。

國府的情治部門和空軍迅速為這項艱鉅的滲透任務尋找合適的飛機，這種飛機需要兼具長航程、載重量大、可靠性高等特點，而且最好是國軍空軍熟悉的機種，而空軍第八大隊使用的美援PB4Y海上巡邏機，正好滿足這些要求。

PB4Y海上巡邏機是利用B-24轟炸機改裝的遠程海上巡邏機，二戰期間在太平洋戰場廣泛的執行偵察、搜救、通信和反艦任務。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及國軍經常利用此型飛機襲擾大陸沿海；駕駛此型飛機執行特殊任務對空軍飛行員來說可謂駕輕就熟，於是由空軍總部情報署組織、空軍三八三一部隊執行的「紅寶石計畫」迅速地拍板定案。

三八三一部隊是民國四十七年初空軍第八大隊準備撤銷時，由原所屬

的第三十三中隊人員與裝備為基礎，並於次年三月一日成立的部隊，主要任務是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執行一些東南亞地區敵後滲透的反共任務，事涉敏感及機密，因而由空軍總部情報署直接督導管制。此部隊原先任務為深入大陸西南省份執行空投任務，並於民國四十七年配合美國支援印尼蘇拉威西(Sulawesi)島上反共游擊隊的運補空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終止後，空軍總部情報署即對三八三一部隊賦予新的任務，運補武器彈藥及軍需品給孤軍。

由臺灣至孤軍落腳的泰緬山區飛行距離達三千公里，基於長程飛行需要，三八三一部隊將第八大隊撤銷時遺留的兩架PB4Y巡邏機，拆除了炮塔、炸彈艙及與轟炸有關的附件，改裝成為長程運輸機；但因在機身內加裝了副油箱，使得PB4Y機只能載運較輕的補給品，而這些補給品利用空投方式即可送達孤軍手上，因此沒有降落的困擾。

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六日午后，一架編號「〇一六」的PB4Y運輸機滿載著軍需品及補給物資，從新竹飛往臺南，加滿油料後，於一五五〇時再度起飛，按計畫前往孤軍盤據地區執行「紅寶石計畫」任務，準備於午夜

彩

頁

彩

頁

空投物資給游擊隊，任務機長是王長齡上校，組員為任正元、梁棣、柳肇純、嚴中、蔣孝航、楊桂宸、張烈齊、魏華傑、孫法寬。

PB4Y「〇一六」號機飛越西沙群島後，從南北越交界的軍事緩衝區進入中南半島，以貼地高度穿越北越、寮國的山區，直飛緬甸與泰國接壤的山區；但緊臨湄公河畔的空投區此時漆黑一片，原先約定好的火光信號沒有出現。飛機在目標區上空焦急的轉著圈，一個多小時後飛行員終於發現了信號，於是迅速投下物資後調頭返航。但由於在空投地耗費太多時間，飛機燃油已不夠返回臺灣，四月七日清晨七時十二分PB4Y機緊急降落在香港啓德機場，機組人員向英國政府堅稱係在西沙群島訓練時飛機出現機械故障，而不得不迫降，經國府駐港人員及民航空運隊（CAT）向港府斡旋後於八日清晨人機脫險返臺。

PB4Y機迫降香港，引起中共的抗議及美國的關切，中華民國堅稱是執行雲南地區的偵查及空投任務，方免去了美國的制裁。同時國府為掩人耳目撤除了已執行九架次的「紅寶石計畫」，於民國四十七年底另行籌劃「黑旗計畫」，準備以五十架次賡續援助游擊隊，並於次年三月開始實施

。但「黑旗計畫」進行了五架次空投後，就因美方發現而插手干預，儘管如此，國府空軍仍秘密地執行著空中滲透運補。

對游擊隊空投補給雖然是唯一可行之路，但也存在著問題，滯空時間過長、容易迷失空投地點、空投物資數量不足且有丟失的危險，而輕武器及一般物品尚可以空投方式執行，但山地特種作戰人員與彈藥運補就必須改用運輸量較大的飛機，於是三三八一部隊特地向六聯隊借調JCI-46機乙架，並著手考慮C-46機的起降問題。

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國府指派駐泰空軍武官在孤軍控制的坑拉（Keng Lap）西邊的芒帕里奧（Mong Par Hio）地區勘察後，督導游擊隊修建了簡易的「江臘機場」，由於位在湄公河畔及企圖隱密空降作業，對外以「大興碼頭」稱呼。這座機場的跑道位於山坡旁，長度不足三千呎，勉強僅能供C-46機起降。

當時C-46機及PB4Y機的飛行路線是由新竹基地裝載補給品後，先飛往臺南或屏東基地加滿油，再起飛直航西沙群島，為避免中共及越南雷達偵測，海上飛行保持五百呎以下的高度，從北緯十七度線附近的硯港進入

中南半島，再向西北方向直航大興碼頭，到達目標區已是黃昏或夜間。

PB4Y機到達目的地與游擊隊完成空地連絡，迅速投下補給品後，立即沿原航線飛回臺灣，一般留空時間均在十七至十八小時左右，飛回新竹基地時已為次日清晨時分。長時間駕駛這種沒有空調又有強烈抖動及諧振的飛機，對機組人員來說，體力及精神皆是一大負荷。

C-46機則於黃昏時辰降落於「大興碼頭」，由於跑道並沒有配置燈光及夜航設備，因此卸下人員與貨品後，在天色尚未完全變黑之前趕快起飛，起飛後先到曼谷機場加油，再經越南、西沙返航臺灣。

游擊隊逐漸壯大後，緬甸為扼制國軍游擊隊的勢力，同時為接收揮邦的土司政權，不時派戰機對游擊隊的根據地進行掃射。大興碼頭建安後由於不時有C-46機出沒泰緬山區，更引起了緬甸政府軍的注意，於是經常派機前往偵查。

民國五十年一月七日三架緬甸霍克海怒（Hawker Sea Fury）戰機從揮邦的Nam San基地調往離孤軍據守地區較近的景棟（Kengtung）機場，負責前線的前哨任務，飛行員為Maung Thein、Chit Khing、Noel Peters，並

由空軍中校Thura Tin Maung Aye負責指揮。二月十三日黃昏，緬甸空軍Thura Saw Pru中校從飛行任務中發現藏身湄公河畔的簡易機場，機場上並停有一架機身無標記的C-46飛機，他向景棟空軍基地發出警報，但由於天色漸暗，基地無法下令戰機起飛攻擊。一月十四日，Thura Tin Maung Aye中校乘坐無武裝的塞斯納（Cessna）飛機，起飛至坑拉及芒帕里奧地區進行偵察，返回景棟基地後向霍克海怒戰機人員簡報隨時可能出現的情況，他命令戰機人員如果攔截到不明機，則逼迫引導不明機降落景棟機場，並規定只有在被攻擊時才能開火。

二月十五日是中國農曆的正月初一，這是全球華人團圓喜慶的日子，或許是國府爲了給這支海外孤軍送上一份新年禮物，特意安排了空投任務，游擊隊也照例部署好了空投場，準備接收祖國遠渡重洋翻山越嶺送來的新年禮物。

但是在那天早晨，兩架緬甸戰機在空投場上空飛了幾圈，發現了湄公河畔的簡易機場內有一些空投作業的徵候，顯示著有不明機將要飛臨，此時空氣中已經開始醞釀緊張的氣氛。

大年初一這個應該屬於山區人民

喜慶熱鬧的日子，從高空看著山陵起伏林木蒼鬱的大地，一切似乎安靜祥和寧謐，但冥冥中卻有著重大事故即將發生，對緬甸空軍及中華民國空軍都帶來了重大災難，也給身陷異域的孤軍帶來了天翻地覆的命運改變。

是日上午，新竹基地西側的停機坪異常忙碌，一箱箱印有美國軍品管制代號的輕武器彈藥，及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各界捐贈的勞軍物品，在寒風凜冽的停機坪上被搬進了墨藍色塗裝沒有國徽標幟的四引擎PB4Y空運機內，這批空投品將在黃昏時刻送達千里之遙的孤軍手上，溫暖滋潤游擊隊員們孤獨的心。

午后，三八三一部隊精明幹練的作戰長梁棟中校率飛行官程振高中校、陳震澤中校，領航官林升鴻上尉、劉朝臣上尉，通信官王翔雲上尉，機械員林通士官、曾思光士官等八員登上了滿載物資的PB4Y「[〇一二九]號空運機準備直航「大興碼頭」。

雖然當日是春節，是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全家老少團圓歡聚的日子，但身為軍人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是職責所在，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誰也沒料到一場重大的生死災難即將發生在這一群身經百戰的軍人身上。

遠航異域空投接濟孤軍的任務，

梁棟等人均已執行過多回，雖然航程遙遠艱險；但也都能化險爲夷平安歸來，但這回死神卻在千里之遙的中南半島蠻荒山區等著他們，最終六位飛行健兒魂斷異域，也給他們的父母妻兒帶來了生離死別及莫大的苦難。

下午三時緬甸空軍乙架塞斯納偵察機在泰緬交界的山區執行偵察任務，飛行員看到了江臘機場張開了空投信號布，他立即在無線電中告知基地，Thura Saw Pru中校隨即下令三架霍克海怒戰機起飛。

下午近四時時分，PB4Y機低空飛臨泰緬交界揮霍的旺潘哈薩爾（Wan Pan Hsar）山區，四時五十分PB4Y機依地空電臺的指示，指出大興碼頭附近已有緬共出沒，改在老羅寨（Wan Ai-Husain）的孤軍第五陣地空投，此時三架緬甸霍克海怒戰機從七千五百呎高空直撲PB4Y機，長機Maung Thein中尉命令PB4Y機改變航向降落到景棟機場。

PB4Y機發現緬甸軍機後，加足馬力向東南方向的泰國國境飛去，試圖迴避緬機的包抄，但緬機一路追擊，過程中PB4Y機以零點五機槍向緬機射擊，Thursday Tin Maung Aye中校在景棟機場塔臺無線電中得悉PB4Y機開火射擊，遂下令緬機還

擊。一六三二五時，PB4Y機在離大興碼頭西南方向約五十哩處遭緬機二〇mm機砲擊中尾翼、左引擎及駕駛艙，正副駕駛梁棟、程振高及領航官林升鴻三人被砲彈擊中當場殉難，第二副駕駛陳震澤也被擊傷，他帶傷站在正駕駛座椅的後方，向前彎腰兩手抓住駕駛盤，試圖操控即將失去控制的飛機，並令後艙的領航官劉朝臣等人立即跳傘逃生。後艙四人迅速跳出機艙後，飛機旋即失去控制，墜燬在泰國清萊山區一處名為Ban Huel Rai的山坡上並引發大火，在前艙擔任駕駛及領航的四人在暮色籠罩的蠻荒山區隨即壯烈犧牲，身軀在熊熊烈焰中化為裊裊青煙向天際飄去。

PB4Y機被緬機擊中後，後艙的通信官王翔雲中校、領航官劉朝臣上尉、機械員林通、曾思光四人受令跳傘逃生；但林通失去音訊，數月後被泰國農民發現人體連著傘衣掛在山區叢林樹上，而曾思光下落不明，研判在重巒疊嶂充滿瘴氣及猛獸出沒的山區遇難。

王翔雲中校及劉朝臣上尉跳傘後安全著陸，但在蠻荒山區求生的過程頗具戲劇性。由於泰緬山區為泰共及緬共活動區域，兩人挨餓受凍一路躲躲藏藏，見到生人現蹤立即埋伏暗處

不敢出聲，直至聽見有人哼唱華語歌曲〈廟院鐘聲〉，研判應是國軍游擊隊員後才敢探頭呼叫求救，始被護送至孤軍營地，兩員輾轉返臺後，蒙總統蔣公召見慰勉。

而緬甸軍機在這場低空的空戰中也有損失，Noel Peters所駕「四六六」號戰機可能被PB4Y機的機槍擊中而墜毀於泰國境內，人機俱亡，Chit Khangs所駕「四六五」號戰機尾輪被擊落，尾翼受損，迫降於景棟機場。

我PB4Y空運機被擊落後，機體殘骸內發現美國援助國府的槍枝及彈藥，緬甸總理利用此機會邀請美國、印度、印尼、泰國等國駐緬使館的武官組成考察隊伍，前往揮邦視察緬軍對游擊隊作戰時所虜獲之美援武器。

之後緬甸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指中華民國侵犯緬甸主權及領土，此事引起國際的注目及緬甸人民對美國大使館與泛美航空的抗議及暴動，緬甸更為建國以來首次空戰大作文章並豎立英雄紀念碑，而PB4Y機的殘骸與空戰油畫則被展示於緬甸軍史館中。

PB4Y機被擊落，證據確鑿，國府啞口無言，無法再為暗地援助游擊隊之事辯解。三月二日，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以停止對臺一切軍經援助的威脅下，不得不命令孤軍解除武裝撤

回臺灣，時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的賴名湯將軍與總政治部執行官王永澍將軍受命前往泰國和緬甸協商撤軍行動。三月十七日起至四月底中華民國政府執行「春曉計畫」，其中出動空軍運輸的部分稱為「國雷演習」，將孤軍及眷屬由泰國清邁機場接運回臺灣安置。國防部於五月十五日下午令撤銷孤軍游擊隊的番號，「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自此走入歷史。旋幾，三八三一部隊裁撤，人機併入空軍第三十四中隊。

PB4Y空運機失事半年後，軍方將殉難的六名機組人員，在青山環抱的臺北碧潭空軍烈士公墓設置了衣冠塚，供家人憑弔及國人緬懷。

烈士的悲壯犧牲不禁讓人想起先秦荆軻慷慨赴難的壯士悲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探虎穴兮入蛟宮，仰天呼氣兮成白虹。

荆軻慷慨赴難兩千年後，同樣是寒冽的天候，同樣是蕭瑟的北風，幾位長空戰士為了危難的家國而遠征異域深入虎穴，同樣是表現了英雄凜然、慷慨赴難的悲壯情懷，而烈士們雖然血灑泰緬異域魂斷野人山，但他們卻在國家生存奮鬥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彩虹，永昭日月。